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書東臯子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題唐氏六家書後

題逸少帖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書鄭玄傳

題論衡後

書鄭祭傳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書王知載响山雜詠

蘇

蘇

蘇

蘇

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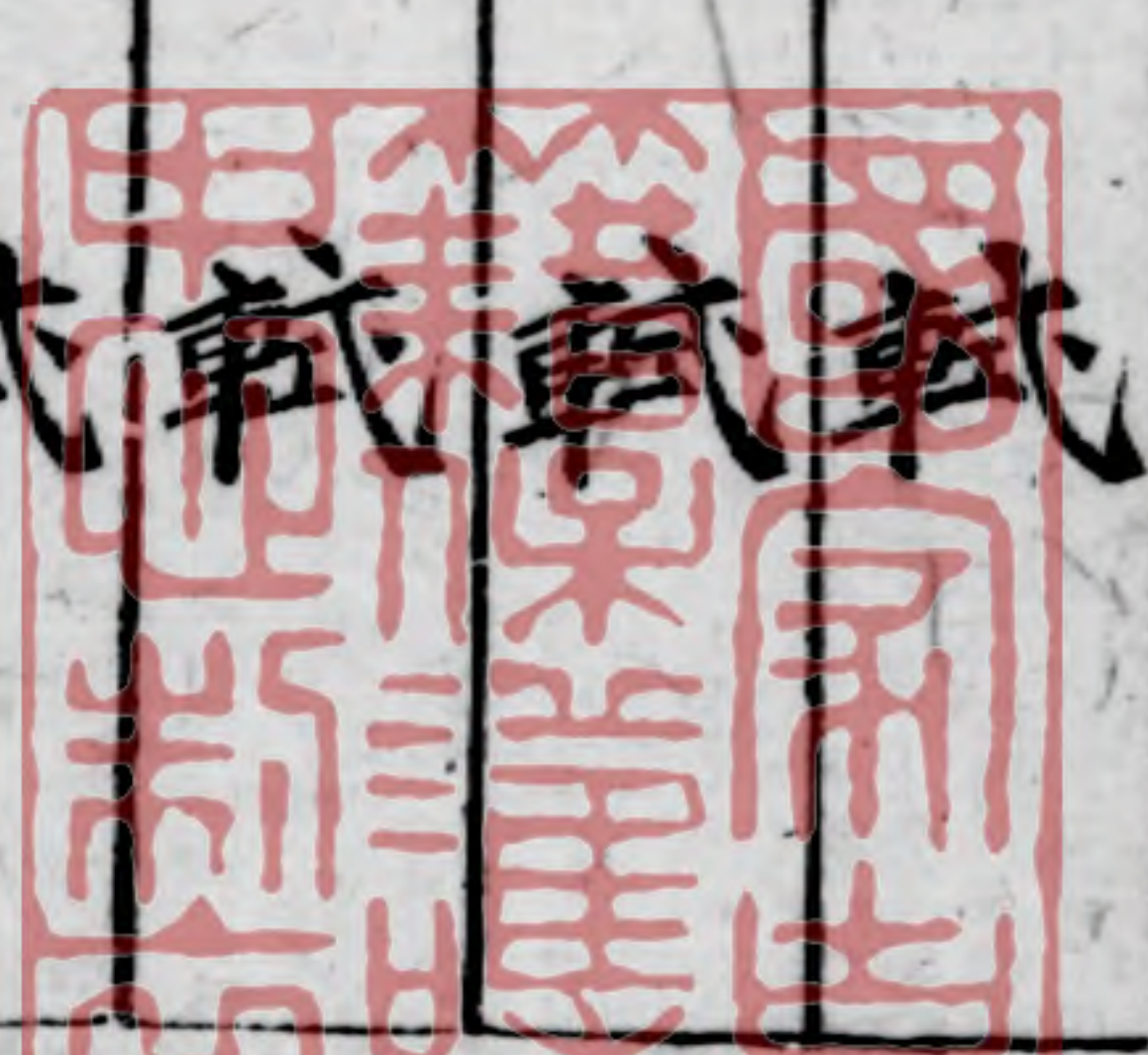
林

呂

徐

潘

黃



軾

軾

軾

軾

軾

希

南公

積

興嗣

庭堅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題徐巨魚

黃庭堅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題崔圓傳後

王無咎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題邵公詩帖

張舜民

主父之事

張舜民

龍井題名

秦觀

記殘經

李昭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跋薛唐卿泰壘文

周行己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畫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書東臯子傳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閉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

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
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
三升其弟靜聞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
耳合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
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
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
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入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先
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交其人於千載成廢幾
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
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

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
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
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
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
永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
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
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
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
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予既與其
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
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跡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擇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夫年補愈實有伊霍之語非讚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

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

辨也張長使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充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猶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梯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逸少為三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息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

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志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允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悼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府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遠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入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也

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廼幾人尚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皆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夫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克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天下人偶獲寸片則臥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於克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祭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命合升斛之量各有所受也以命合而加之斛升之上則

溢矣况科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
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今名於前
而見譏於後也况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
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
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
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
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
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
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克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
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不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
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
予讚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

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 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播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丘一
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
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
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漫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
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書王知載响山雜詠後

黃 庭堅

詩書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
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林而不察並世
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
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

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有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夢如旦莫與之期隣里與之游也管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實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

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後景四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寶滌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皂櫪駑蹇十百為郡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廢廢日月要須躬

行必晚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博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
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
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黃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
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
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
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
一關紐但難得入入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六
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
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黃庭堅

徐生作魚苞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今曉撩生涎耳
向若能作底柱折城龍門岌岌驚濤險壯使玉鮪赤鯉之流仰波
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
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
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就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
無有益障市声喧憤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

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不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標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鷄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 無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賓佐曹掾者不唯共守境士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於賓佐曹掾而為賓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缺者乃其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粹辱甚者萬方掇拾行事釀成其事而去之以聘已之憤而遂其非為故今天下多不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感於此也久矣每觀韓愈誌韓文公墓稱其父紳鄉為揚州錄事參軍大衙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

其家害于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錢五十萬則未嘗不反復嘆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鄉則固無傳圓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予輒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 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闕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

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
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
劉氏有寵莊宗廢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
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為計宜無如
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
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
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
詩也追觀此作為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
大抵前輩皆若此儻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
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次者藝顧如此况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

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
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
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荀卿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又矣
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為信何以暴其數乎年之後今
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內期於無人之境投於夜
半之時欲入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東井有辨才大
師以書邀余入山北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

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
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
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
寧几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灯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
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

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
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
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
黃巢侵揚州高駢授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玘殺
其帥薛能克讓懼不叛引其軍還衮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

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謀克讓遷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
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
事不脩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得
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
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文弟子牛妙音書禧宗既立天下多
亂盜賊群嘯王仙芝推毒於江湖黃巢磨牙於閩粵菴墟暴骨不
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
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
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
氏教宗同殺昭宗全忠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
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劾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
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復逼輿衛

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以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道國人共怨怒交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奈邪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歛貨廂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能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皇后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特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鑄鼠劫齒兩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踪藉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

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徒怠棄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龜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

園園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
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
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周行已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却
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
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
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
公子扶蘇於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
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璽藏
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畫

此書成與諸第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呼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
能飽一母富家童僕厭飲梁肉吾道非耶奚為而至此然折節售
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
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
公其壽之

書張主客遺事

名咸寧字子安華州人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
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
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
往列於參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
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名錄此以顯出入中外為時名臣蓋
當特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於三司

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入悉歸之其權
此今為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某子若孫一人其宅禮遇稱
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
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
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醜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
夫者固自有在或此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辯
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
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
有激而為者方其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為吏以治劇各一時大
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
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
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
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為
鄆令間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
士果得公遺事為攷其世而論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是正類
七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樂語

教坊致語

宋

祁

勾合曲

宋

祁

勾小兒隊

宋

祁

隊名

宋

祁

問小兒

宋

祁

小兒致語

宋

祁

勾雜劇

宋

祁

放隊

宋

祁

教坊致語

王

珪

勾合曲

王

珪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賢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童隊

隊名

元

元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問女童隊

女童致語

勾雜劇

放隊

會老堂致語

哀辭

哭尹舍人詞

哀穆先生文

弔岳二生文

蘇明允哀詞

錢君倚哀詞

鍾子翼哀詞

蘇

蘇

蘇

蘇

歐陽

富

蘇

劉

曾

蘇

蘇

軾

軾

軾

軾

脩

弼

舜欽

敞

鞏

軾

軾

哭李仲象辭

毗陵張先生哀辭代呂侍講作

王升之誄

教坊致語

文同

汪革

劉跂

臣聞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隣而講好國美春
臺之享朝推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熙盛恭惟尊號 皇帝
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黃屋以訓恭擁綠圖而進道五辰順理
九扈告豐圓壁方琮並薦精純之祀巽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
刑則解網盡冠一尉則垂橐卧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朔之
申儀加使華之脩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玉人捧日以揚輝方丈
移山而獻壽珍群肅穆表顯昂瑞藻濯魚嘉鑄京之飲酒翠梧
傾鳳應韶舞之縱金式均象湛之仁普詠叢雲之旦臣濫中法部

旅進神庭切抃享期敢進口號 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

暗收日湛露華浮宴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

千層舞翠虬玳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 祁

玉色凝溫盛慶儀於瑞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雲矧韶律以方
融顧群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 祁

綵岫岩堯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於春雷烏漏未移鸞
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綴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 祁

紫殿開慈宴 青襟綴舞行

問小兒

宋 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碧齡蝶躩交竿盡蘭觴之雅飾既樂陶姚之
化蓋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嚴鷲雍而四會寶隣馳騁拭虹玉以申歡嘉乃禮
成眷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交泰之期恭惟 尊號皇帝陛
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
地無愛寶屬以階奠肇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脩國儀而行
慶承雲調露方階廣樂之音醴飲陪殮普適中衢之賜治歡心於
萃鹿暢群朴於先齏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地願
陳秉翟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旨

勾雜劇

宋 祁

回鸞返節已徧於餘妍舒鴈分行聊亭於合奏天顏益粹日舍方

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曼衍童裝却立雜劇來歟

放隊

宋 祁

金徒漏改玉笋巡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誼之樂宜遵矩步歸
詠雩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 珪

臣聞高廟登秋羨榮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時况寶曆
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群臣之飲翕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寓虎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水
天獻賚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侯爽氣於重霄
置清觴於別殿下珎群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柔風
生閭闔慶芝蓋於丹城降金輿於紫闈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
群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栢梁之高會臣

繆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口號

翠輦鳴梢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

合殿香山路忽驚蓬島近晝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

與君王獻壽香

勾合曲

王珪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暉方魚藻以均

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珪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縱金已殪鈞天之奏宜命遊童之

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紅英鋪禁祀絳節引僊童

問小兒隊

宸庭廣御仰伴太紫之經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處采髦之
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阿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王珪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慕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娛矧逢下

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今古之多儀恭惟尊

親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

兩京矧乃武庫韜戈戍亭徹候百壘奔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

謠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

侯之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騰頌聲

於無既臣等生陶醲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常習舞干之妙趣趨

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華旌佞影觀童舞之成文畫啟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伎卜為清晝之歡上憚宸顏雜劇來歎

王 珪

放小兒隊

王 珪

銅壺迤箭屢移宮樹之音鷺羽充庭父曳童髦之綵既闕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王 珪

勾女弟子隊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帳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磬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王 珪

隊名

宮錦祥鸞下 仙磬采鳳來

王 珪

問女弟子隊

金徒緩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雖有剖陳近前敷奏

王 珪

女弟子致語

妾聞候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群臣之合好矧萬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 尊號皇帝嚮

明紫極儲思岩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侯亭相屬

不齋萬里之粮年康屢登又羨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

壤之禧廣慈惠於前儀慶升平於茲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息

翠巖從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沐於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

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尊伏候

進止

勾雜劇

王 珪

壽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仙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錫飲之窮
歡宜秦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歎

放女弟子隊

王珪

宮花剪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嚼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整羽衣之
綴却回雲岳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灑氣澄爽當金鷲沆碣之特岩廊稷清乃黃屋熙間之日肆
陳廣會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熙隆浹輿情而鼓舞恭惟 皇帝陛
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累治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橫文武
聲教塞于天淵出入聖神威靈震於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群后垂
英而揖三皇光圖麗史之祥紛綸而游至軌漢踰沙之貢竭蹙以
相趨運獨化以綉鈞寘懷生於仁壽屬商緯之道暮方歲物之順

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詔蹕於丹禁集朝簪於赤墀美樂在陳
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
露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部幸對威顏上瀆 聖聰敢進口號
秋風閭闔九門開天上鳴翰步輦來萬樂筦弦流紫府千官簪佩
集鈞臺華胥雲霧凝仙仗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福明
良賡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絳

金飗日爽慶嘉生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澤宜按鳳
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降

蕭韶送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髫之
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舞羽虞廷樂 歌雲沛水童

元

絳

問小兒隊

廣樂張庭華茵市地向爾童 之侶來瞻宸表之嚴必有叙陳分

元

絳

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

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寶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夷而率服乘蕭辰之爽激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懽百辟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溥溥盛德昭清獨觀萬化之原遐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王度於區中總攬英雄懣靈威於傲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黃屋之清君乘素商之令序肆瑤席於黼帳下調輿於紫闈壽筭九行懽聲動而六鼈抃鈞簫八闕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誕膺多

禍臣等甫當碧鬢幸閱聲明習 咸康衢聳為於蹈舞進趨文陛願效於伎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碧佩鞞暫分八佾之行宜陳優戲之容上奉威顏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歟

故小兒隊

元

絳

金胥漏緩玉案香濃天酒千鍾眷眷紳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

絳

日轉彤墀香飄黼座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權上悅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

絳

承雲鈞籟合 回雪舞袿輕

問女弟子

元 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暉在望畫
漏已移必有叙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說

元 絳

妾聞周詩既醉工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儀之序方
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三靈共悅恭惟 皇帝陛
下握樞臨極秉籙御軋道昭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
動雲漢之明回智武如神馳雷霆之震赫羗戎率服稼穡阜成當
秋籥之澄凝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於黃道集華簪於赤墀汎齊
千鍾共享衢禱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之和維茲燕愷之娛屬
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踐宮塗望咫尺之威實欣於天幸

效躡躑之舞願奉於宸權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舞佾徊翔已奉筵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祝天顏雜
劇來敷

放女弟子隊

元 絳

香凝黼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
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 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親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
心愷悌不回亦侑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
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 皇帝
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

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
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無俎禮
元佚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
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靚昌辰叨塵法部抃謠言於擊壤助矇瞍
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霜霏碧瓦尚生煙口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
夔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
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軾

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薰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列一倡鐘
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蘇軾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懽眾枝畢陳示四方之尚樂宜進垂髫之
侶來脩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蘇軾

登歌依頌磬 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蘇軾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造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
悉奏陳

小兒致語

蘇軾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群陰伏清
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襍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
升平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
國之驩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行於下

情臣等幸以韶亂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
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驩未敢自專伏候進
止

勾雜劇

蘇軾

朱絃玉管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恢諧之技少資色
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蘇軾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廷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闕羽
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蘇軾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麟集隱三疊之靈龜上奉宸嚴坊
坊女童入童

隊名

蘇軾

香雲浮繡宸 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擘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
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遊閭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僊
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遇恭惟 皇帝陛下乾
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
不違樂茲大有之羊甲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
綴以頌審音而作頌俟上歌之闕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
進止

勾維劇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歎

蘇軾

放隊

羽旆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鼙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峨鬟佇立歛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蘇軾

會老堂致語

歐陽脩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興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後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為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覽陋

巷以生光風聲聲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者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笏已盡鶯猶轉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舉首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辭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乎廬距其沒所遠甚嘆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襯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責君實倅為人皆富君實窶為人皆老君實夭為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為哭哭必義

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
類嘯朋爭相教慕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厥時了不為意獨信
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諸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
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為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為文
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嘆嫉時之為
鈎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
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
事既隆充用而衷豈于時窮絕深蘊積資而為德行乎已而已必
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資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
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用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
則以蹇諤見黜于選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
降愠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

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
奮康濟是期胡既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崇茫
茫下上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因非其所司耶何惡不
必釁而善不必提忠良而大險狼而耆汨清參錯顛倒乖睽天其
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六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
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
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於
陵谷

哀穆先生文 并序

蘇 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
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
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

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而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
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
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蓋為禮部
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秦州司法叅軍敏守稱其才貳
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必黥吏使誣告先生
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貳池州中道窺詣闕
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素息得為蔡州叅
軍先生自廢未讀書益勤為文章亦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
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朝文節使以騎召先生
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各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在先生之文願以
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亡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
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依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

區區糊口為旅人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
官者取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邊地如
不省持者夜半即入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
苦贖執卷亦出署用是貸其資毋喪徒跣自負襯成葬日誦孝經
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
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椰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
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
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今世
然由賦數琦隻常羅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愛有孤
孺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
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
終不復得一篇淮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

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禁近以書使存其家
且求所著文字未至問作文衰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
先生竟胡為

弔岳二生文 并序

劉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
吏為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廢弔輒書其日為後按脉當償之
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為博士弟子
既又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
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所以為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
兮委死主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方
而曾不得其日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於堂上

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微幸之為尤且使子而無
學兮文安得之此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兮者沒權貪夫陪
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悲於今之世競進之為悅兮靜退之為愚
干祿之為敏兮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
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於進
取乘沈湘以南征兮吾知華之絕汝生沈沈而無名兮死惇惇而
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
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辭 并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
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
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

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
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
所言以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
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於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
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酌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
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
師今叅知政事歐陽公循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
是三人之文章盛禱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嘆不可及或
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
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
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大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
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

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
間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
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
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
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
功名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明府推官其年以明允
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曰銘
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塚上也余辭不得乃為其文曰嗟明
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閔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
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繫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
兮彫肺腸目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翔翔唱律呂兮和宮商
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遊兮汴之陽維自著兮

暉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
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兮吾何不可
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瘦亮直
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
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
進退以自小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泥泥吾焉
則升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
此其何益行傍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
兮途途如晨星之相望吾此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
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

并序

蘇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夏有隱君子鍾君
與其弟槩從吾遊同登馮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君不飲酒
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
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
迹而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
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槩自子翼傳學
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
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控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
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
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乎况吾民乎不幸而至
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

以安其詞曰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辨
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礮斷而其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
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慈嘉言一發
排難解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馳如金未鏤木未繩
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其醜此
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
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怪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
傷薰心殞涕渥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
詔後覺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惜潦栗兮臨清秋懷全憤兮紛予憂拂其弭兮久復留念將焉適
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緝予心兮不辭以繆謂遐闊兮願如

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絢脩已忽寤兮往嘗此以計蓋子之生于世
兮期為已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魄幹漂漬兮索其若抽念子
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子之於道兮尚胡為而此謀欲子似兮取
支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子深當何人兮與俾彼徒以文行兮
為子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妄以累子顛神珠
兮釁天球如子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
矣乎予之存兮在予憶子之迹兮將何時而司瘳歛予恨兮暮來
歸煙雲飄蕭兮奉子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

并序代呂待講作

汪肇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脩于家忠信行於友而聲名聞於
人達於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
之門者人以為耻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

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
未嘗以難易為解有造之者為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
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士事詭
激甘禍薄臞悴於山阻水厓窮居獨游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然
後為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於古書
無所不窺而時發於為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於筆札天性
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於後世者得先生書
以為榮既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先生
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显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
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於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
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既得又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於他郡朝
奉君亦安於小官不汲汲於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

吏後用近臣薦起為潁州學官後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
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於朝於是勅郡縣以禮遣蓋
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天章公婿自先生幼特
已異其為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
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
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秘給
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為李氏不
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
死其孤猶已子不欲遠去屢以筦庫請于朝終不大用於時先生
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為多詞曰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
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矣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
初無庸兮為獸之群焉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進退

不窮方以仁為爵峻且崇方祿雖不富義則豐方忠信孝友施家
邦方載瞻眉宇心則降方激貪敦薄助教風方固非亂倫而潔窮
方惠泉遼遠山復重方宵然其深如有容方桂枝相繚舊青葱方
先生之廬今一空方自極東南第沾胸方伸之以詞寫予哀方

王升之誄

并序

劉 歧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
於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
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
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權歛皆有營
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更既授書其子教以回達余狀遂奄忽不
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吉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
丙穴囊橐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便

斲石治窆買椽席灰葦諸下里物事皆前為之期如期而定君黃
州翰林公之元孫質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
長吉為詩有致思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熾音又體羸多疾日事
藥餌因積貧寔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
述必昔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 大鈞無恨一掃萬殊靡生
不遂條達紛駁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衆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
門一世楷撫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
孔鸞將雛踵武前脩建旆禮興逢辰清明駕言馳驅壽或柅旃罔
所適徂機心日灰驕色自拗名到仕版自佚里閭優游卒歲文史
為娛毓草執木唯免躑躅良朋幸止有設醴劑退察其私益不宿
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臞休文革帶許月有餘
幼安絮帽當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克虛長為散人度以全軀云

胡遠行旅舍僂拘沈痼顛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
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頰白日兮須臾永違兮昭代
不倫兮幽壙大暮兮向晨冥行兮空居婆娑兮嗷嗷幼子兮呱呱
誰與兮晤歌獨狂兮夔魑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滯渭石兮非亡
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醴兮清酌况思君兮不見攬涕
淚兮歔歔嗚呼哀哉蹇物化之祖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
定臨驚懼而弗渝遵寧宅於先立焉幽憤於素楨庶無愆於遺託
君亦不昧夫所如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祭文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祭尹師魯文

歐陽脩

祭蘇子美文

歐陽脩

祭范公文

歐陽脩

祭杜公文

歐陽脩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祭丁學士文

歐陽脩

祭吳大資文

歐陽脩

祭孫僕射文

宋 祁

代諸朝賢作

祭孔中丞文

石介

祭僕射王沂公文

尹洙

祭梅盛俞文

劉敞

告伯父殯文

劉敞

祭范穎州文

王安石

祭吳冲卿相公文

王安石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

位則難期惟其行已取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因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薄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大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嘗存曰仁者壽考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考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者豈其至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在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莫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求送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
所措其一身窮中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
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愚子之多未必若愛子
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
斥逐困扼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
不見其悲忻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操手
為訣隱凡特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以能通於性命
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予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
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年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
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
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

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循此一罇奠以慰子聞乎不
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 脩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嘆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
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
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
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呼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
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
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輝後世嗟
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
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祭范公文

歐陽 脩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立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
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
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
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
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文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棟榱傾
巢破殼披折傍被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
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入
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
今可見始亟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公文

歐陽 脩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
陋巷之士壞堵之儒他人不讓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

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
且不寐或憂形千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
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
仁之愛公寧有歇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
於愚鄙又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啣辭
寫恨有涕漣漣

祭石曼卿文

歐陽 脩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
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
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爭嶸而埋藏於地下者
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

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木童樵
叟歌唵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
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允哉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
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
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
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 脩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
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
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心子可知其入毀善之言譬
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而彌

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備身而俟擾擾姦慝經營一世
殆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
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羅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
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
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 脩

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觀惟庸繆敢啓
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又思返於田疇公方盛年宜
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醉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
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

祭孫僕射文 代諸朝賢作

宋 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奧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筮宰相期有朕有
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總之二美蔚為人師
齊風泱泱洙浴閭閻弱齡就傳典學書紳巾箱襲積油素紛綸神
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褒然一命茲任十銓密啓綬珖
緇惟繙經壁水禮有慶羊何無度承我冠兩梁我絃斯皇進陪朝
檜兼待潘房諸家去聖詆謔奪攘空言批裨異制析楊公憤若時
毅然含章層岬發墨塞路摧陽說說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
庭構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榮稽古鯁亮磨切優游
傳裕匪尺是在伊柔弗茹前昧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須袞章輒
補謀之其臧弊庶遠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褰去垂惟
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君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瓊闈長

石繼明進階二卿也錄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
有為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
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叢
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導疑靡虧大車而載秋
陽以輝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潛虛拯抗章引年闔門
謝客止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筦納言得請東藩奎鈞灑翰宴學申
息亦命四近賦詩贈言卧閣踰歲乞骸去位春坊傳席菟裘仙里
踈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
用五福與善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穢良皖簣
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賜人彞代矩今也云亡士類相
弔朝家憫傷恤息告第號書密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某等或奉
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挹流疏穢平日函文今茲交臂拘此宿

官求乖薄酌有李成蹊有碑墮決遐齋令芳庶展哀愴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即請
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
閣直學士公再為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讒賊害
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寃
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
數千嘆曰徃徃訴耳是非孔中丞者乎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
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
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
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
矣夫道格于上下為著全于死生為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

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煙氤氳樽
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
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
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息假某始懼中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
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
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
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敞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鄰幾病革君往問
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咨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

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白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我客在坐百
辟相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
控搏以表為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
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云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
物固有生生死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夫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
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
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告伯父殯文

劉 敞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
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
哭于堂不祖于堂不祖于庭寔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
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

誡

祭范潁州文

王 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逸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
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維子歌呼赫赫
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
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墓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賤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
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鮮不以
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暮來千里潁川障澤田桑有
喜戎孽掬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
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

晏暉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
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宥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備
偷隨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
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
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夷其邑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
玉翼翼公子弊絲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于深孰缺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求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
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吳冲卿文

王 安石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出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
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榻坐肘則並行有則羞
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告有誅亦有銘詩又

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慙眊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杜待制文

王 安石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
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惟有挾
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惟以時施宜以每成又况於
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子思我如其久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半萬世之官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
配銘史

